

石
匱
書
後
集

石匱書卷第三十六

劉宗周初彪佳列傳

劉宗周號念臺浙江山陰人父坡死宗周其遺腹也家寒母章太君箠守弱息依外家以紡績供饘粥萬曆辛丑登張以誠榜進士章太君朝聞報而夕去幃陶文簡為作墓銘比之程嬰保孤事成下報宣孟甲辰服除授行人乙巳以祖焯斗邁疏乞終養侍祖疾四浹旬不交睫居

憂日邦君大夫不得望見顏色部使過之亦匿
勿見祖壽終過哀致疾邑令趙士諤造寢所見
悽悵百結敝衾敗絮心佩服焉居家弟子日益
進講學不輟服除起原官奉命冊封益藩時顧
憲成講學東林群起攻之宗周疏明憲成之學
歸於自反而攻之者以意見分門戶以門戶分
流品其論非是言者遂目為東林黨人時方推
擇浙中司官咸屬意宗周或囑以無談時事可

望銓曹宗周惡之甲寅復以病告歸先後匿跡
林下者十有餘年授徒僧舍足跡不至公庭有
造廬者拒不見當道到門必進強再三然後出
見進賢冠徽黜高寸許而布袍角帶殘缺失次
騶從見者無不匿笑以此名重海內御史韓浚
以按浙時就見不納劾比少正卯而歸子顧劉
廷元繼之欲置之死時趙士諤入為考工即為
白家宰乃免光宗踐祚起禮部儀制司主事

天啓元年疏叅魏忠賢客氏朋比亂政忠賢大怒矯旨廷杖首輔葉向高赦免止奪俸半年壬戌奉命齋會錄告孝陵道陞光祿寺丞復命晉尚寶司少卿在職二十日遷太僕寺少卿宗周以一歲三遷又見婦寺專權日甚再疏移疾乃以太僕予告甲子起左通政魏忠賢已盡逐諸君子宗周辭疏又為諸君子申理革職為民崇禎元年召為順天府尹上疏請重事權要以久

任謁文廟大會師儒示以聖賢為學之要延三
老畚夫咨地方疾苦發奸吏乾沒置之法又捕
勲貴家人豪橫不法及舞文犯禁者按治如律
頒布文公四禮俾鄉鄙服習遇中貴梨園什具
責而焚之輦轂一清二阜上疏陳堯舜之道因
言遼事不足圖與加賦之害上雖目為迂濶然
亦歎其忠鯁會京師被圍米價踴貴乃請罷凡
門稅修舖房以處貧民為粥以濟老疾嚴行保

甲之法人心稍安時樞督諸臣多下獄者宗周
獨抗言國事至此諸臣負任使誠無所逃罪而
臣以為陛下亦宜分任其咎昔禹湯罪己其興
也勃焉今日首當開示誠心為濟難之本日御
便殿見群臣相對如家人父子以票擬歸閣臣
以庶政歸部院以獻可替否予言官不效則後
而更置之無坐錮以深其罪乃者朝廷縛一文
吏如孤雛腐鼠而視武健士不啻驕子使恩威

錯置至文武皆不足信必曰吾舍一二內臣無
可與共患難者于是總提協之命稍試以城守
而閫以外次第委之自古未有宦官典兵不誤
國者仰祈陛下翻然感悟以親內臣之心親外
臣以重武臣之心重文臣則太平之業可一舉
而定也又劾張鳳翼馬世龍等罪皆切直忤上
意三年復請上除詔獄蠲新餉為祈天永命之
本上方憂旱齋居責其不修寔政徒事空言宗

周又疏糾周延儒溫體仁傾側事上之罪下詔
切責將解任指羨餘置學田二百畝以給諸生
凡三乞骸骨始得告出都門所攜止兩簾中貴
人見而駭曰真清官也居家大集同志會講首
闡人，可為聖人之首以證人名堂同主會者
為陶奭齡重建古小學祀尹和靖明伊洛主敬
之學乙亥枚卜冢宰以宗周名上召對言上求
治太急用法太嚴布令太煩進退天下士太輕

上不憚除工部右侍郎明年上言陛下即位之初銳意太平至於帝王治天下之道猶未得其要領于是首屬意于恢遼而經臣遂進五年恢復之說己己之役震及宗社朝廷始有輕士大夫之心自此厰衛司譏察而告訐之風熾詔獄及士紳而堂簾之等裔人救過不給而欺罔愈甚事仰承獨斷而諂諛日長自三尺不伸于司寇而犯者日衆自詔旨禡治五刑歲自斲

獄以數千計而好生之德意氓自刀筆治絲綸
而王言褻自誅求及瑣屑而政體傷自叅罰在
錢穀而史愈貪賦愈逋自嚴刑與重斂交困天
下而盜賊蠭起自總理任而臣下之功能薄自
監紀遣而封疆之責任輕自督撫無權而將日
懦自武弁廢法而兵日驕自朝廷刻期盡賊而
行間日殺良報級以幸無罪事急矣天啓聖衷
一旦撤總監之任重守令之權下弓旌之檄收

酷吏之威方冀與二三臣工洗心易慮而不意
賢如文震孟陳子壯者又相繼報罷求治愈殷
紛更四出市井雜流咸得操其訛說投間抵隙
以希進用而國事愈不可問矣允若此者不過
始于陛下一念之矯然而浸淫遂為厲階則今
日轉亂為治之幾斷可識矣上曰宗周素有清
名亦多直言但大臣論事宜體國度時不當效
小臣婦過朝廷為名高會闕臣溫體仁等以馬

價空匱請捐助宗周獨稱臣不敢懷利事君并
請禁天下之言利者得旨切責遂引疾求罷既
就道聞北兵自昌平深入憤甚極論體仁大奸
似忠大佞似信并及刑政舛謬數事上怒以為
比私亂政革為民十四年起吏部左侍郎陳聖
學三篇以切劘上躬多見採納尋遷左都御史
請申飭憲綱復書院社學罷詔獄後之會當大
計發中書某為人行賄事置之法一時風紀肅

然已而京師復被圍上甲飭百官重責臺省以
代人規却出缺等事禮科給事中姜埰疏爭之
上怒行人熊開元因召對劾奸輔周延儒欺君
誤國上愈怒與埰同日下詔獄宗周力爭於朝
忤上意革職埰甲申聞寇偪三輔大會紳士議
捐資勤王致書促撫軍行事比聞北變即為
先帝發喪被髮芒屨手執鐵叉向府道慟哭期
起義旅帥先殺賊府道不能主渡江向撫按哭

撫按又不能主後聞留京立福王興師北伐乃
止弘光監國起宗周為左都御史疏辭不允時
新立四鎮皆擁兵自恣而樞輔馬士英持定策
功居中擅權引進私人宗周赴召前有草莽派
臣上慟哭時艱及追發大痛二疏大約謂非討
賊復仇無以明陛下前日渡江之心非決策親
征無以作天下忠臣義士之氣宜駐師鳳陽東
扼徐淮北控豫州西顧荊襄以規進取并及慎

封爵覈舊官諸事隨疏糾馬士英恨宗周次骨
族劉澤清高傑公疏劾宗周稱草莽孤臣有不
臣之心勸上親征以動搖國祚奪諸將封爵以
激變軍心士英與四鎮合謀必欲殺之遂力請
致仕頻行又糾阮大鍼黨邪害正為世道病其
進退關江左興亡大鍼深恨之乙酉五月留都
繼陷聞弘光出依靖南侯黃得功得功過害上
北轅群臣迎潞王監國宗周曰國事尚可為也

無何清騎至浙潞王降宗周聞之慟哭曰此子
正命之時遂不食有門人請先生行文丞相事
宗周遂其言乃命門人訪黃宗伯道周致書章
大理正宸熊史科汝霖圖興復乃食少粥居數
日間黃道周已入閩熊汝霖圖舉事為人發覺
逃入山章正宸辭以不能聞即人齎圖籍渡江
復不食至四日壻秦祖軾以江子遠袁夏甫文
文山謝疊山事為解謂死尚有待覽書為食少

粥六月廿二日門人王毓著自沉死上書曰門
生毓著已得正命偽官俱已受事此一塊土非
大明有矣願先生蚤自決毋為王炎午所吊見
書歎曰玄趾得死所哉予大臣也當為其難者
乃復不食作答秦祖執書後係以詞曰信國不
可為偷生豈能久止水與壺山只爭死先後若
云哀夏甫時地皆非偶得正而斃矣庶幾全所
受廿五日入鳳林道赴水長年掖之起困頓甚

暫息靈峰寺子洵以清聘書至閉目不視後二
日至揚坊依秦祖軾居塔王毓芝來侯語及毓
著為淚下曰吾講學十五耳僅得此人又曰吾
始不食數日時燥渴甚因少飲覺味甘露精
神頓生始知水亦能續命也今後勺水不入口
矣毓芝曰先生心境何如曰他人生不可對父
母妻子吾死可以對天地祖宗他人求生不得
生吾求死得死他人終日憂疑驚恐而吾心中

泰然如是而已又曰吾學之要一誠盡之而主
敬其功也敬則誠則天吾日來靜坐覺胸中
浩然與天地同流蓋本來原無一事凡有事皆
人欲也若能行所無事則人而天矣廿九日作
絕命詞曰留此旬日死少存匡濟意決此一朝
死了我平生事慷慨與之容何難復何易嗣後
止閉目端坐不出一言閏六月六日命家人扶
掖南向坐有頃遷北向息奄，欲絕猶捉筆書

一魯字至八日戌時乃絕嗟乎昔文信公餓十
四日而不死又復進食乃嘆曰孤竹二士陪餓
西山殆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劉中丞絕食者兩
旬勺水不入口者十有三日有骨如柴騎箕始
去嗚呼烈矣時與中丞同聘者有初中丞彪佳
初彪佳號世培亦山陰梅墅人父承燦萬曆甲
辰進士官至大叅母王太君誕彪佳夢老僧跣
坐澡盆彪佳生而穎異年十七中浙江戊午省

試時未冠擬束髮簪花彪佳不肯乃冠而赴宴
識者歎為遠大之器天啓壬戌成進士授福建
興化府推官上任至延津舟覆彪佳逆艣中出
坐覆船底幕客僕從飄搖險浪中彪佳從容掖
之上俟後舟至皆得生赴任後寮屬胥吏皆以
彪佳為貴介子且少不更事心甚易之及理牘
凡民間利弊以及錢穀刑名無不洞悉若老吏
即屬稱為神明甲子分闈得五經顏茂猷及郭

符甲等稱知人能得士時興化防寇集兵缺餉
譚藩司聞卽邑悞縮不敢出彪佳挺身往諭刻
期給餉一時欽輯復令自推為首者縛送藩司
治之事遂定戊辰考選福建道御史癸酉巡按
三吳宜興陳氏僕激變鄉民燬廬發塚彪佳卽
巡其地首罪豪奴次擒亂首奏斬陳氏僕及亂
首數人餘戍配如法盡追還佔奪子女田產解
賜從撫良弱衆皆貼服巡按蘇州訪天置名不

得寔大恭公長洲舊役謁署中各開一室令書
巨懟衆口一詞者七八人彪佳至玄妙觀檄紳
衿耆老令百姓縱觀先講聖諭次卹節孝縛諸
天置於階下有一人肯保或言其生平一善事
者卽釋之其尤者四人衆論皆確立斃之杖下
由是群奸股慄境內肅然乙亥請告歸築別墅
於寓山日依太夫人承歡膝下庚辰辛巳越中
荐飢彪佳與劉宗周分區賑米設廠賑粥病者

藥之死者埋之深山窮谷無不親歷有道濟錄
行世六年九月特命起河南道掌火計拜命即
行以小舟直抵淮上聞邊信緊急南北道梗四
方輯瑞行者皆不敢渡河彪佳曰君父有難即
無召當赴難况受命掌計耶吾行決矣遂向淮
撫史可法借材官六人再募武健六人彪佳亦
戎服介馬齎乾糧且探且行時閏十一月十三
日也宵行夜宿兩日一食十二月初四日入都

門南北路梗行旅已絕咸指彪佳謂逆天降次日見朝左都御史劉宗周僉都御史金允宸以直諫被譴彪佳疏救上怒責令回奏彪佳執言如初上不之罪癸未三月初六日上召至平臺面加慰諭并訊所歷地方被兵情形彪佳一詳奏上為慨嘆賜茶餅而出四月北騎出遣二十八日方舉大計彪佳一秉虛公輿論大服終計事無敢以一錢一簡及其門者銓部吳昌時

為宜興私人上命科道轉京卿者必剔歷藩臬
以鍊其材昌時即借以恐喝臺省舊例外轉二
人昌時欲增額至八彪佳曰上意在鍊才非外
之也余有篆請以身先之可破重內輕外積見
然宜漸行不可驟駭觀聽昌時陽唯唯不俟掌
篆牒移竟疏推六員彪佳曰二百八十年職掌
自予隳之矣遇昌時於朝面折之因上疏明職
掌并劾昌時奸邪貪穢上臨軒極刑詳鞫服罪

棄市計事告竣例陞卿寺彪佳固請循三差例
刷卷南畿比至留都遂聞北變望闕號慟幾不
欲生五月朔史可法馬士英迎立福王諸臣議
援宋高故事先立為兵馬大元帥彪佳曰不若
稱監國為正有本朝故典可據諸臣方上監國
寶忽聞有即正大位之議彪佳力言不可議遂
寢三吳變作廷推彪佳往安撫初八日領勅即
行抵京口斬擒犯三人亂風稍輯時監國已正

大位陞彪佳大理寺丞即轉蘇松督撫六月
蒞任甫八日史可法有騎兵數千住京口土人
防之過嚴蓄怒已久適浙將恃勇相激遂憤關
浙將戰死兵潰騎兵乘勢焚掠潤城外數十里
如洗二鼓報至彪佳昧爽即行至潤城不入署
單騎視焚劫地勞問居民計戶給錢償之時四
鎮雖開藩江北寔耽江左彪佳至京口相要
害設營堡緣江不旬日而布置周密四鎮以幣

交彪佳却之報書與陳大義感以至誠嗣是無
一卒敢渡江者高傑駐師水步意欲虎踞三吳
彪佳曰吾當再以誠感之因約期越江面會於
大觀樓傑意彪佳文士不敢輕離潤城訂期已
駭屆期颶風大作意彪佳決不能至而小舟破
浪頃刻到岸傳呼曰初都堂至矣傑益駭服及
見彪佳止携老胥一人廝養一人傑亦盡撤其
部下將士彪佳與握手如平生歡為言共獎王

室大義凜然傑大悅服曰傑聞人多如公者傑
甘為死公在吳一日傑敢不如約者有如水乃
置酒讌中丞彪佳以國變辭為一飯而別彪佳
此行有危而止之者有請設伏金山備不虞者
有謀以勇士假胥隸從者彪佳咸笑謝之是日
江風大惡多勸易期彪佳曰吾失信何以信人
吾為三吳億萬生靈往死亦何憾歸舟風益迅
小舟如葉彪佳毫無難色又開館禮士設筍受

言民隱既上通而士至者人々以初中丞為親
己院署有大池久淤中丞至即命濬之人勿喻
其意一日謂其兄駸佳曰此弟止水也蒞吳半
載事皆就緒馬士英憾劉宗周斥其奸邪并恨
彪佳嫉御史張孫振疏叅彪佳前阻登極為有
心擁戴潞藩彪佳即以病告歸乙酉朝事日壞
彪佳痛曰江南即燕都之續矣乃挈妻子入雲
門為避亂計五月南都不守六月皇太后至浙

潞王監國黃道周請設蕪松督撫少宰王志道以彪佳名上起少司馬理戎政事行將總督蕪松方奉命而北兵奄至潞王出降彪佳仍入雲門貝勒至武林以書幣聘彪佳遂給夫人曰此非辭命所能却必身至武林固辭以疾或得歸耳初五月携長子理孫發雲門至寓山顧理孫曰而翁無他失惟耽泉石多管攝亦一過也昔文信公臨終貽書其弟囑以文山為寺吾亦欲

捐此堂接禪侶以懺吾過晚命具酌暢飲數卮
移時子侄童僕皆散去獨呼祝山人至瓶隱密
室縱談古今忠臣烈士媿々數千言屬山人焚
香煮茗遂開牖望南山咲曰山川人物皆屬幻
影山川無改而人生倏忽又一世矣復向榻中
端坐瞑目屏息良久忽張目曰向謂死若何如
此是矣乃促山人就寢遂至八求樓啓大恭公
祠以文告別復歸瓶隱作遺書曰臣子大義自

不日耳
三
慮一死十五年前後皆不失為趙氏忠臣深心
達識者或不在溝瀆自經若余硃、小儒惟知
守節而已以銖、筆大書凡上赴水而死祝山人
蚤起逾索之不見大呼號理孫夢中驚起拏數
舟求之深水不得有頃東方漸白見柳陌下水
中石梯露墳角數寸急就視彪佳正襟危坐水
綫過額冠履儼然鬚髻不亂面有笑容太夫人
跌坐澡盆之旁至是驗矣隆武帝閩中贈彪佳

少傅兵部尚書謚忠敏劉宗周贈少保工部尚書謚忠端

石匱書曰嗟乎初中丞之死而名之曰忠則可及也名之曰敏則不可及也蓋處中丞之地無一可死乃時事至此萬不可為明眼人視之除却一死別無他法中丞乃乘便即行計不旋踵凡中丞之忠孝節義皆中丞之聰明知慧所倉皇而急就之者也余故曰殷有三仁吾越亦有

三仁劉念臺則仁者安仁也初世培則知者利
仁也倪鴻寶則畏罪者強仁也三先生有知當
不以余言為妄矣

人曰文山知命而抗命者也其意活劉念臺
知命而受命者也其心死故一則餓不死而一
則餓死之謝疊山却聘而求生者也其詞宛初
世培却聘而不欲生者也其詞決故一則緩死
而一則即死之四人之意微有不同而盡心於

所事則一也余生平慕文山疊山之為人而恨
不得與之同世乃日對二君子而不知文山疊
山之日在吾側也豈不陋哉

石匱書卷第三十七

黃道周金穀列傳

黃道周號石齋福建鎮海人道周生而好學攻
苦年三十不能為諸生乃益自負落、無所可
學使者聞其名方營構先賢某詞囑為上梁文
道周縫掖進謁援筆就璀璨驚座繇是穀籍八
閩有相者唐甲道服謁道周曰憂時宰相也道
周悅舉萬曆戊午鄉試第七人天啓壬戌成進

士選授翰林院庶吉士補編修時東事方始輒
若辦餉道周以為冗濫宿蠹之所致輒草上之
略曰臣聞善為國者有十年之筭而後議三年
之功議三年之功則必餘十年之筭今為國者
計誣于朝夕而議懸于歲朔興師則如涉海治
賦則如煮金汨沒淪胥茫無畔岬是誠天下臣
子之所共痛也臣觀天下未嘗不富兵力未嘗
不充諸臣任事之意未嘗不篤然而源始不清

未流相做法一冗一冗旋生去一蠹一蠹隨伏
物力已窮而探索不已故今天下以為貧國之
患臣獨以為富國之患天下之患以為國不見
富臣之患以為國不見貧中官不見貧而織造
服用鋪壁庫收食料之屬一切不省又益之衣
甲火藥犒賞燎原之數以陰長其牙爪朝官不
見貧而冗吏奸胥輿阜走從宴御竿牘之數一
切不省而又益之親戚姻婭瑣瑣膳仕以白望

其穀利邊官不見其貧而游客驕丁尸班丐籍
巫師鬼卒之數一切不省又益之朽頽破冒棄
有用於無用以自喪其軍實故此三者則皆自
見富而始也又曰團營中外十二萬衆散爲工
役隸于私門無所用之而常歲食糧八九十萬
直隸衛所錦衣後軍屯田四萬八千七百餘頃
侵冒占據無所用之而常外稅苗地內競草場
三輔五十萬戶口四百萬推埋無賴者億數無

所用之而常召募五方之兵遼東兵額九萬歲
餉六十七萬賞費外裔十餘萬地失而額存無
所用之而常於百四十萬之外奏數十萬而無
所復出臣觀關門內外四五十里聚十三萬之
兵月費一二十萬籌度咨且不出三年天下膏
血從此竭矣又曰會昌之末襍賦極少猶九百
二十二萬熙寧歲入五千六十餘萬其兵皆八
十三萬然而國日以削境日以蹙故賦多則蠹

生兵多則盜出堆賦如堆肉上惡而下不可食
聚兵如聚蠱不毒人則毒其身道周強忍敢言
以聖賢自命淡泊廉靜不事鮮好初為文譎辯
似子繼乃閻諱矯絕近代天下咸以為山斗魏
璫時以東林見廢丁卯 思宗嗣位道周論易
數以為今上即位之年當師之上爻退而謂所
私曰不敢明指乃比之上爻耳庚午出典浙闈
時黨與翻覆至以東林比崔魏叅罰開復道周

請罷歸遂以用人行事一疏指斥當事畧曰臣
觀邇年諸臣無一寔為朝廷者其用人行事不
過吹求報復而已自庚午春以來盛談封疆寔
非為陛下之封疆不過為逆案而翻封疆設諸
芟鋤逆案者無端而陷封疆之內至于封疆之
要塞利害區畫布置無一言及之自辛未春而
後盛言科場寔非為陛下之科場不過為仇隙
而翻科場使諸素無仇隙者無端而陷科場之

內至于科場之源流清濁屈折易難無一言及
之臣觀古之聖賢日夕經營不過兩事外攘商
狄內屏小人今皆以此二憂遺陛下而齟然自
托于催科比較之末圖事而事失則曰事不可
為用人而人失則曰人不可用獨以隻句單詞
竊周孔之學廢聖賢之道是臣所仰而長歎也
又曰宋儒有言邊帥之才即不可得當于縉紳
庶幹有識中求之臣觀萬曆中牟林下諸臣如

鄒元標趙南星高攀龍等二十餘人淪棄十九
釀成門戶之禍今又無故取諸縉紳稍有意識
者舉網投奔即緩急何所得半士之用乎其後
上益鑿急務毫末刑獄繁作道周一人之身是
非者數矣壬申罷為民丙子復起原官旋告病
因上求言省刑一疏丁丑陞詹事府少詹既而
上之用人益褻每以召對片言決之而陳新甲
以居艱驟列本兵廷臣莫敢力爭道周上疏劾

之不聽久之新甲坐東事不成伏法上復奪情以閣部揚嗣昌出督師中州嗣昌以口辯見孝道周上言朝廷即乏人豈無一定策效謀者而必破非常之格以奉不祥之人上不憚乃召廷臣于平臺問道周曰朕聞無所為而為之謂天理有所為而為之謂人欲爾前疏遠當枚卜不用之時果無所為乎道周對曰天人止是義利臣心為國家不為功名自信其無所為上曰前

月推陳新甲何不言對曰時御史林蘭友給事
何楷皆有疏二人臣同鄉恐涉嫌疑耳上曰今
遂無嫌乎曰天下綱常邊疆大計失今不言後
將無及臣所惜者綱常名教非私也上曰清雖
美德不可傲物遂非唯伯商為聖之清若小廉
曲謹是廉非清也道周曰伯商忠孝故孔子許
其仁上怒其強辯道周又極詆揚嗣昌嗣昌出
奏曰臣不生于空桑豈遂不知父母臣常再辭

而明肯偏切道周素負人望臣所仰企今謂不
如鄭鄴臣始太息絕望鄭鄴杖母行同梟獍道
周又不如鄴何言綱常也道周曰臣言文章不
如鄭鄴上責其朋比道周曰衆惡必察何敢為
比上曰孔子誅少正卯當時亦稱聞人惟行僻
而聖言偽而辯不免孔子之誅道周曰少正卯
欺世盜名臣無其心臣今日不盡言則臣負陛
下陛下今日殺臣則陛下負臣上曰爾一生學

問止辦得一張佞口起去罷道周叩頭起復奏
曰忠佞二字臣不敢不辨夫臣在君父之前獨
主敢言為佞豈在君父之前諛諂面諛者為忠
乎忠佞不分則邪正混淆何以致治上怒甚叱
去之明日有旨降道周江西布政司都事庚辰
巡撫江西都御史解學龍薦舉人才疏中極稱
道周忠孝為我明道學宗主可任輔導上大怒
逮學龍并逮道周道周囊無一文守士及紳士

爭捐助餉緹騎道周曰行乞假金是欺朝廷願
如故事瘁肌血勿恤緹騎亦感謝不取益厚遇
道周入都案以偽學欺世慮大辟刑部尚書劉
澤深力請減戍詔於午門外各杖四十杖畢道
周向學龍四拜曰道周不才相累舉止如常遂
往戍所已而賊陷中州福藩殉難嗣昌知失律
喪地不可救乃自殺上已悟道周所言非妄會
輔臣周延儒侍講造上偶言及岳飛事嘆曰安

得將如岳飛者而用之延儒曰岳飛自是名將
然其破金人事史或多溢辭即如黃道周之為
人傳之史冊不免曰其不用也天下惜之上默
然還宮即傳旨復官道周見延儒專政遂謝病
去廬先人墓側作方正言數學極深秘講學江
東註洪範孝經小學諸書癸未冬山寇橫漳泉
間殺副總兵阮居民爭就道周廬避難賊果過
門不入甲申聞北變約鄭芝龍起義不應弘光

監國起吏部右侍郎南都時事日非居數月奉
命祭禹陵欲便假歸乙酉南都陷還漳七月唐
王入閩稱帝道周以擁戴功進東閣大學士兼
兵部尚書上曰黃先生博學吾聞之當有機用
以應時艱道周密陳芝龍不可恃然閩粵之勢
已盡屬鄭氏鄭氏素恨道周益不為用明年詔
以閣部封文明伯同定鹵侯鄭鴻逵之師北進
鄭芝龍不與一錢隆武給空劄百道為行資而

已道周徽州人各藉家丁具糗糧以送得百人
居吉安與楊廷麟萬元吉為呼應出兵徽州鄭
鴻逵師竟不進道周角巾披褐手執小幟麾其
衆前止二十騎而已清將許漢鼎來見蓋道周
武關所錄士也言部下清騎數百人欲歸順顧
先生以單騎撫之道周大喜從之去數里被縛
漢鼎下馬泥首稱死罪曰洪督師計也遂與兵
部主事趙淵御中書舍人賴敬儒通判毛玄水

等同至金陵羈之尚膳監中洪督師與道周同
鄉使人勸之降道周閉目不答使三十人守之
一日傳道周急知不免以正命絕筆詩一卷付
門人吳繁祉藏絕命詞于衣帶擁至院門督師
勿與相見過西華門道周坐地不起曰此處死
與我 高皇帝近矣遂刑其地為三月十八日
也與四人同畢命于此洪督師命江寧典史徐
大綬視道周屍大綬欲收殮之出金犒隸卒密

藏其櫬于古廟之夾墻又潛竊道周與四人之
首分識并埋息心亭誠廟祝守之庚寅六月道
周子黃子中來尋父屍偏訪金陵無踪跡有趙
章者為道周門人夜得一夢道周與語曰幸得
復見子輩當覓我于息心亭覺而异之奔告子
中遂至古廟見廟祝破夾墻出道周櫬再發五
人首道周首不腐敗開櫬入之歸葬并囊四首
歸各還其家閩人稱異

金穀字正希湖廣嘉魚籍南直休寧人父賈楚
寄楚籍登賢書崇禎戊辰成進士改翰林院庶
吉士始歸休寧穀負笈力悅武事學易理于陳
雲莊更得慧定法與同官劉之綸穀氣往還有
申甫者善談論自負知兵以占候干穀之暱之
一日宴客夜分席散甫附穀耳指天曰木星犯
太微垣急恐有邊警半月後果報女直兵入口
穀神其術思宗召對諸臣商確大將穀薦申

甫上命兵部咨詢籌畧并任用練兵遂以毅為
山東道監察御史劉之綸為兵部侍郎同恭贊
軍務申甫兵未及練而猝當敵全軍覆沒劉之
綸陣亡金毅脫走于是彈章群起上曰即何不
言之授簡時乃為事後之論猶以敢任暫令致
仕辛未徐光啓奉旨修曆特荐毅素諳曆法壬
申起山東道御史與光啓同修曆法迄無成功
甲戌陞山東僉事未任以原官養病癸未起修

撰報先馳奏鳳翔巡撫馬士英不職狀侯肯清
江浦旋憂去甲申三月之變得不與難乙酉南
都守不守穀集義兵與推官溫璜嬰城死守闕隆
武遣官授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徽寧池
太督師恢勒尋又加兵部右侍郎假以便宜行
事先是穀與黃澍為文字知己後以澍挾尤良
玉稱兵犯闕請誅士英益附澍丙戌清兵至徽
徽不即下澍携數十人倉皇至城下自言湖廣

逃回來與協力殺信而納之為內應城陷遂縛
殺檻送留都見清督師洪承疇殺大聲問洪曰
余識我否承疇曰豈不識是金正希洪亦問曰
余識我否殺曰不識也承疇曰我便是洪亨九
殺喝曰咄洪亨九受先帝厚恩官至閣部辦
鹵陣亡先帝慟哭輟朝御製祝版賜祭几壇
予謚蔭子此是我明忠臣余是何人敢相冒乎
承疇聞之面頰不出一語殺被擒時有友人江

天乙者請與俱殺固止之不得天乙周旋檻車
數百里不少離語殺曰丈夫死耳何懼為殺見
承疇天乙扶掖之語稍怯即大殺代荅得稍近
承疇座天乙出袖中研石擊之勿中承疇大怒
命與殺同日棄市殺至大中橋坐地閉目內視
持慧定力數人掖不起刀砍之不即入衆乃大
駭良久殺張目指其心曰欲了吾事請從此入
果刺其心乃斬首而天乙磔其屍初殺之至南

都也命僕治櫬僕治櫬二轂駭之友天乙曰幸
益而三轂益駭至是僕亦自盡蓋三人遂其志
云

石匱書曰黃石齋正人也而近於迂金正希奇
士也而近於誕本不知兵以書生而踐戎馬之
場可望其有成乎若夫一往孤忠行將與天子
爭勝石齋固優為之而正希造次請纓雖若益
浪至末後一着之死靡他差強人意噫唏二君

子之病誠在迂誕然使其不迂不誕而能若是
乎哉